

游走于乡村与都市的锋刃上

□潘凯雄

瑶族作家钟二毛的小说集《回乡之旅》由三部短篇加两部中篇组成，短篇够短，中篇也不是太长，叙事空间集中在乡村与都市的锋刃上。这里我之所以要用“锋刃”二字，是因为钟二毛笔下的乡村与都市都不是一般的场景，而是这些个场景在现代化背景下表现为十分极端的那一条线，这也使得钟二毛的作品有了令人咀嚼的魅力。

尽管同是游走在乡村与都市的锋刃上，但《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和《回乡之旅》三部短篇的主调基本如同作品标题所示：集中在“回乡”这个词儿。而两部中篇的主旨则大抵定格于“立足”，乡村在作品中起到的只是反衬的作用，当然这不是一般的反衬。

读钟二毛的这些作品，有似曾相识之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写作中，都出现过不少一面渴望着从乡村走向都市，一面又怀念乡村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作品。在当时那些个作家笔下频繁出现这样的主题，联系到他们置身的特定时代是不足为奇的。但作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出生的钟二毛竟然依旧衷情于这样的写作且在“70后”一代作家中鲜明地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

在钟二毛的三部短篇小说中共同出现了一个叫“月拢沙”的地方，这个位居大瑶山山下的小村庄，现如今则“只容纳两种人：老人、孩子”。于是，《回家种田》中的“我”在深圳打工，应付那些简单机械的工作绰绰有余，生存下去总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却总有一颗莫名躁动的心，炒了工厂炒公司，跑到香港想看看新鲜却身陷囹圄，回到深圳后又被城管呵斥为“一帮农民”。于是，“我”决心回到大瑶山，回到月拢沙。“我想告诉爷爷，告诉田野：我回来啦”，但未曾想到爷爷见到孙子回乡竟大为不解。

如果说《回家种田》中的“我”回家后只是没了活儿干，那么《死鬼的微笑》中的“男人”则干脆就是回不去了。这个在深

圳从事“蜘蛛人”职业的男人在一次高空作业时获悉儿子高考试上了本科，乐极生悲，失足身亡。为男人料理后事“第一次进城”的“她”生前常听男人讲：“城里人过得好、潇洒，出去都吃大龙虾，住大酒店”。“她要让人做一天城里人”，于是“她去城里干了三件事：吃龙虾、住酒店、找小姐”。这个以喜剧形式呈现的故事着实令人心酸，但无论如何，类似小说中的男人那样彻底回不去了的则绝非个案。

相比于这两个男子，《回乡之旅》中的“我”无疑要幸运得多，这个在乡村家境还算过得去的青年高考去了北京，大学毕业又分到深圳工作，只是因为在一次竞争上岗中受了点小挫折，于是决定利用清明假期回家看看。一路上“我”沿着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足迹优哉游哉地往家去，这里“尘封着青春往事”。看上去，“这种感觉真好。感谢这次回乡之旅”，实际上，作品中却清晰地透出一丝淡淡的忧伤，我的“回乡”不过只是在异乡遭遇风浪坎坷时企望凭借怀旧得到一时精神的慰藉。“回”其实是回不去了，剩下的无非只是心灵中存留的那一点点残片。

如果说，钟二毛的这三部短篇都是在执拗于“回乡”，那么他的两部中篇则是着眼于如何在都市“立”下来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取向。

《无法描述的欲望》中的主人公郭伟东，一个从小镇中走出的青年，当过兵，复员后从包工头做起，生意越做越大，为了自己的经营能够得以持续，郭伟东不得不周旋于与自己出身差不多的各种老板之间，整日里花天酒地、男女情场。作品中的那些老板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缘由正如标题所示——无法描述的欲望。当年他们走向成功的动力或许同样也是因为这“欲望”二字，只不过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人们更喜欢用奋斗或理想来描述而已。

《爱，在永别之后》表现的虽然也是几位外地小镇的青年

学子在北京立足的故事，但其主题则与《无法描述的欲望》截然相反，如果说后者提出的是对欲望的警示，那么前者张扬的则是绝对的纯爱和绝对的励志。新田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发奋工作而过劳猝死，为了缅怀新田，恋人青竹决定帮他完成曾经许诺的大学毕业五年内要实现五个愿望——午夜飙一次法拉利跑车；酒吧偶遇女明星；向高中班花显摆；化解冰冻了10年的父子关系；骑行雪山。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五个愿望，青竹硬是凭着爱的信念创造了奇迹。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便不难看出，如今钟二毛在乡村与都市间的游走明显不同于本文开始提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写作中出现过的那种徘徊于乡村与都市间的作品。这一点也不奇怪，时光毕竟流逝了一个多世纪，人也不可能重复踏进同一条河流。但钟二毛的这些作品让我们不能不思考的依然是乡村与都市这一对既无法割舍又对立的空阔，而隐藏在这块结背后的成因骨子里还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必然随着文明的进化而不断变异。当下我们尽管在进行着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但不同文明间缝隙的弥合显然又不是单一的物质文明建设所能左右，心灵、精神和文化间的沟壑如何填充与打通当更为艰难。在钟二毛笔下，无论是“回乡”还是“立足”，那种撕裂背后的动力莫不来自心灵。

钟二毛这部小说集的魅力除去精神的张力外同时还得益于他成功的叙事。三部短篇最长的不到9000字，短的则只有5000出头，能够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营造出如此大的物理和精神空间，这在当下短篇小说的写作中确不多见，作者兼容控制力与想象力的能力可见一斑。而《爱，在永别之后》的写作也很特别，这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写作风险其实蛮大，掌控不当便会落入造作与矫情的漩涡。而无论是节制还是放纵，其成功恐怕都得益于钟二毛语言的控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果然就是语言的艺术。

社会阵痛与精神之间

□易舟

在“70后”作家的创作中，钟二毛的小说可谓颇为独特的存在。就广东文学来说，其作品同时又被归类为少数民族文学；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其创作又是不多见的深圳叙事。少数民族文学使广东文学增添了多样化和丰富性，深圳叙事为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经验与素质。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呈现的生活世界，大体可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是社会学层面的理解，一是精神层面的审视。

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波澜壮阔的转型。现代化的追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建设，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更为明显。然而，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或是他们的子女，面对城市这一陌生的新世界，大多会陷入水土不服的生存困境。集子里的短篇小说《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回乡之旅》，描写的城市生活即是这样的图景。2012年发表于《民族文学》并获《民族文学》年度奖的《回家种田》，主人公父母都在外打工，他高中毕业后本想留在家种田，但在家人的动员下也只好到深圳打工。而终于回到日夜思想的家乡大瑶山月拢沙时，家里的田已包给外地老板搞养猪场。《死鬼的微笑》里也是来自大瑶山月拢沙的女主人公，丈夫到深圳打工做“蜘蛛人”，不慎摔亡。她到深圳料理丈夫后事，领到公司60000元的补偿金后，突发“要让男人做一天城里人”的奇想，替丈夫实现生前的愿望——吃龙虾、住酒店、找小姐。《回乡之旅》的主人公作为农民子弟已经在城市成家立业，站稳脚跟，但在单位竞争上岗中升迁受挫。他回农村老家探亲，想重拾昔日的“善良、真挚、纯真、美好、温暖”，却发现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和城市一模一样”的车流声和嘈杂人声让他抓狂，“安宁与美好，荡然无存”。

《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和《回乡之旅》三篇小说都揭示了农民工或农民后代在城市生活中的困顿，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和边缘，说到底他们还没能融入城市，他们同时怀着对城市的梦想和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城市梦破，对《回家种田》和《回乡之旅》中的主人公而言，回乡之路也已断绝；对《死鬼的微笑》里的女主人公和她死去的丈夫来说，则意味着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悲剧已落幕。三篇作品可谓社会问题小说，不能说它们有多么独特的发现，提供了多么深刻的思考，但与同类题材作品相较，它们却选取了新的视角，挖掘了新的素材，呈现了新的经验。尤其是《回家种田》一篇，其写作之时中国经济发展尚未进入中高速新常态，农民工返乡尚未成为一种现象，类似农民工进城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仍延续着《别人的城市》《下一站》等早期打工文学代表作的主题，主人公都是悲壮而又不屈不挠地在城市中生存下去；而钟二毛《回家种田》主人公的“回家种田”的想法和行动，无疑是一种反潮流的姿态。主人公这种逆行的姿态和最终的进退失据，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衍生的一种社会阵痛的极为形象化的揭示。

相比关于中国当下农民和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写，钟二毛小说关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和呈现更令读者深思。诚然，《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和《回乡之旅》三篇作品，也隐含着这样一重主题。《回家种田》的主人公执意回家种田，这一选择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精神层面，因为主人公回家种田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种田的收入比不上打工高），而是他的一种精神追求：“我一闭上眼睛，能会想象一片田野蔓延着水稻的图景。夏天，禾苗出穗，风过处，青叶点头，还是瘪着的谷粒逐渐有了重量，禾秆由嫩黄变成淡黄，稻穗的味，清香。”八月十五过后的二季稻秋收，在他眼里是“惬意悠长”的景象，禾像正饶有耐心秋天的一盘陆战棋，草垛如同活生生的国际象棋。因而他心中时常发问：“我们是农民，为什么让田野荒废？”《死鬼的微笑》的主人公及其丈夫生前，过的是一种为生存而挣扎，肉体和精神双重贫瘠的生活。《回乡之旅》的主人公曾业余写诗，然而已停辍十多年，诗意的枯竭，无疑意味着一种精神困境。

中篇小说《无法描述的欲望》和《爱，在永别之后》，则是浓墨重彩表现关于精神追问之作。《无法描述的欲望》的主人公郭伟东和那个圈子的朋友，属于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人赢家——企业老板。然而，事业的成功、金钱和物质的富有，并没有淡化种种欲望，反而由于金钱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主人公所属圈子的人们心中那种原始的贪婪更为放大，愈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将男女关系视同生意关系，没有道德感，有的只是“无法描述的欲望”和对人生意的茫然。不同于前述几篇作品内容内容的沉重，《爱，在永别之后》的叙事是在一种励志的风格中徐徐展开。生活于北京的主人公青竹和未婚夫新田十分相爱，新田因过劳在下班坐地铁时猝死，青竹决定替新田实现其生前表达过的大学毕业五周年要达成的五个愿望。在新田的三位大学同学的帮助下，青竹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新田的这五个愿望。而重新开始新生活后的青竹得知，这五个愿望，也是新田对她的期望，是为了使善良、有才华却又胆小、怯弱、缺少安全感的她变得强大起来。诚然，这五个愿望挟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但愿望实现的过程，也是小说对当代社会生活的诸多观察和评价。

事实上，现实与理想，俗世与精神，正是钟二毛这些小说的纠结所在。但在手法上，作者能很好地拿捏小说作为时空结合体艺术形式的特点，将人物与故事妥帖安置于特定的时空，感性与理性、形象与理念，在相应的时空中得到恰当的处理，看似通俗易懂，实则令人回味再三。诚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回乡之旅》构思与情节尚欠严谨完整。

回乡之旅的多重背影

□尹汉胤

在去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书评评审会上，我便读过钟二毛的作品，其中写回乡情节的短篇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千百年来书写故乡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心灵史。在对故乡如丝如缕的思念中，不仅呈现着中华各民族悲壮的迁徙背影、民族变迁融合的历程，更蕴含着我们多元一体国家形成的文化内涵。然而直至上世纪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处于封闭的二元城乡结构社会形态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大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于中国大地，迅速改变着中国的旧有面貌。然而，随之出现的一个壮观景象同样震惊了世人，那便是每年春节几千万人的城乡大流动。原本繁华喧嚣的大都市，瞬间变得异常安静，而各地沉寂的乡村一下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气。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发展至今的中国城市化，是建立在城乡间如潮汐般人员大流动上形成的，中国的乡村与城市其实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这种城乡大迁徙的社会现实，便构成了钟二毛《回乡之旅》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

我为《死鬼的微笑》是这本小说集中的一篇代表作。小说构思巧妙，人物鲜活生动，尤其在篇中展现出的精神指向，深刻地反映出了农民工的内心世界。而那位“死鬼”的妻子，在奔来城市领取了丈夫的丧葬费后，所实施的告慰是其丈夫未实现的三个梦想——吃澳洲大龙虾、住五星级大酒店、找一回小姐，耐人寻味地暴露出了潜藏在一些人灵魂深处的人性基因。小说的这一情节初读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然而掩卷沉思却为钟二毛的这一故事情节节击节叫好。在中国古老的丧葬仪式中，一直延续着为逝者制作纸糊的美女、车马、房子……等陪葬品的风俗。其妻子在吃过了龙虾、住进星级酒店、找到小姐后，将准备好的丈夫照片放在小祭身上……钟二毛通过其妻子的这一部重其事的“祭奠”方式，让21世纪的国人，再次看到了鲁迅先生深恶痛绝的国民性表现。然而，钟二毛在写下这一情节后，将笔锋一转，又精彩地写出了其妻的下一个举动：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学校准备填写高考志愿的儿子，告诉他学费已经有了，叮嘱其一定要去读民办大学本科……钟二毛在小说中塑造的这位妻子形象，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社会意义的文学形象。

钟二毛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虽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生活梦想，但都拥有着共同的出发地——乡村，从而让我们通过他的小说，清晰地看到了生活在当下的这些山川人物的心灵世界。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钟二毛，在其民族血脉中天然遗存着对山川、大地、祖先割不断的精神联系。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如梦如幻的“月拢沙”景象，我想就是其构建的一个令人憧憬的民族象征。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现代信息科技日益消弭着地域隔绝的今天，人类古老的民族出发地，将唤醒渐行渐远的民族记忆，鼓励民族文学书写。从湖南大瑶山走出的钟二毛，经过在大学法律系的学习，从事过警察、记者等工作，拥有深入了解观察社会的多重视角，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经验。这些经历使他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敏锐地捕捉各种人物的心理，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对那些往返于城乡的打工者，他则更具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身情感，和写出他们不为人知内心情感的创作动力。故此，他笔下的那些丧失了故乡旧影，内心充满愧疚感的漂泊者，似曾相识又内心陌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回家种田》中的我，便是他以漂泊者的心态对故乡的一种无奈回望。

“说来可笑又可疑，我每晚的梦里都装满了大片大片的稻田。这个时候，稻田已经落败，未割尽的禾根，在雨水和冷风的侵蚀下，近乎朽掉，人一脚踩上去，它们化成泥水。”这种荒芜的村庄景象，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而钟二毛在小说中要告诉人们的是，这些背景离乡进入城市的农民，虽已在城市打工多年，其中的一些人已在城市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感觉自己与城市有着一道隔膜。失去了与山川大地宁静相依的内心环境，他们就像心灵失去了依托。然而，回到了故乡，又发现曾经那么依恋的故乡也陌生了，从而陷入了更深层的一种孤独痛苦中。这种双重陌生成感，使这些人成为游离于城乡的一群没有归属感的灵魂。

钟二毛的小说人物，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奔波于城乡间的打工者的内心世界、现实生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会诞生出更多的新的文学人物形象。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将不可逆转地继续下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千百年来人们世代居住的乡村故居，将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渐渐失去古老的身影，成为情感寄托的一个心结，存活在文学中。

《回乡之旅》便是以文学的回望，在寻找故乡旧影的同时，唤醒着人们的集体故乡记忆。然而每年春节来临时，遥望着川流不息于回乡之途的重重背影时，会让人在心里不禁默问，是回到阿Q的故乡，还是回归到屈原、陶渊明高贵清洁的故乡，将决定着民族的未来。



谁的青春不飞扬

□纳杨

读钟二毛的小说集《回乡之旅》仿佛进行了一次丰富的现实旅行。五篇小说，多个场景，《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是从农村到城市，《回乡之旅》是从城市到农村，《无法描述的欲望》和《爱，在永别之后》是城市，但又是不同的城市，前者是成功者的城市，后者是未成功者的城市。不同场景中的人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又都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描绘真实而真切，对各阶层人的心态把握比较到位。作者在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中已经突破了个人生活体验的束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可以在不同场景自如切换。

《死鬼的微笑》中，看似不可理喻的疯狂背后竟是夫妻情深，而这样一个略带喜感的故事中却有着深深的无奈和淡淡的忧伤，这是现实的残酷与温情。《回乡之旅》中，随着主人公“我”清明回乡的行车路线一路回忆，勾勒出一个小镇青年的成长图景。原本一路的愿望，以告慰突然离世的恋人，也是给他们的爱情画个句号。小说结尾以时间邮局来信的方式，让原本是新人对自己提出的五个愿望变成了对青竹提出的五个愿望，让青竹这次实现愿望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两个人的心有灵犀。这样巧妙的反转让爱情这一主题得到了升华；《无法描述的欲望》最出其不意。小说重点塑造的几位老板和女性形象，都有着鲜明的现实性。人物的心理塑造深入而细腻，写出了商场中生意人的种种心态。

五篇小说中的人物不都是青年，但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总有一句话萦绕回响：谁的青春不飞扬。无论是《回家种田》《爱，在永别之后》中的年轻人，还是《死鬼的微笑》《回乡之旅》《无法描述的欲望》中的中年人，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身上都有活生生的烟火气。他们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们的青春都是在奋斗中度过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打拼美好的未来。这样的人生无论成败都是给人力以力量的。这也是小说虽然写了很多生活中的苦难艰辛却依然让我们觉得青春飞扬的原因。现在有的现实题材小说喜欢关注社会阴暗面，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被忽略的人群，总是摆出一副悲天悯人代言发声的面孔，对笔下的人物赋予同情、给予帮助，却忘了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结果写出的作品

要么戾气过重，基调灰暗，无法给人带来积极正面的能量，要么主题先行，不贴心不贴地，难以感染人。这五篇小说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小说关注的重点不是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做法。小说人物的言行举止与他们的性格、身份相吻合，小说的情节发展与人物的性格塑造相互关联、相互成全，这些使得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那么自然。比如《死鬼的微笑》中，妻子是第一次到城市。小说细致地描写她在吃龙虾时的行为、动作、心理，而没有去写她的“笨拙”会让她成为周围人的笑柄。当一个人心里有着某种执念的时候，会带给她力量，让她忽略那些不相干的杂音。而她的执著，在目的合理且符合一般道德标准的时候，会让别人对她产生崇敬之情，从而理解她的行为。小说就是利用了人的这样一种普遍心态，让整个故事得以顺利进行。妻子一系列古怪行为的原因，是“蜘蛛人”丈夫的死亡，这件事和公司的赔偿等事，都是一笔代过，因为这不是小说关注的重点。这样一个事件本身足以在人们心中产生联想，弥补省略的叙述，而这一事件的当事者妻子的反应，才是小说要表现的重点。这无疑是一个悲剧，但妻子的反应却让我们体会到她的悲伤，更体会到她的坚强。

《爱，在永别之后》也是缘起于一个悲剧，一个努力工作期待美好明天的大好青年突然过劳猝死。小说没有直接去写他的死亡，而是写他死后爱人和朋友如何努力克服悲伤，继续前行。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间接或直接地把这个青年的优秀展现出来。这样的写法更让人对他的突然离世唏嘘，进而关注他为什么会猝死。青年过劳死这一问题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个高关注度的问题，这里面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确实值得引起重视。但小说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而是探究面临这些问题时人们的情感变化的。小说以青年的奋斗为背景，以爱情这一永恒的命题为主题，以实现愿望的方式，给人物一个超常规出牌的机会，却又在现实允许的基础上去实现，最终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又感人的故事。

现实题材小说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好与现实生活的贴合度。过于贴合和过于传奇都会减弱小说的感染力。钟二毛的小说集《回乡之旅》较好地掌控了这个度，用现实热点做基础，以人物情感为表现重点，更写出了青春飞扬的奋斗精神，从而让读者既享受到读小说的乐趣，又汲取到积极向上的精神能量。